

肘後良方

焦易老題



南京中医药大学图书馆版权所有

魏氏驗案類編

魏氏驗案類編

十全成法

行彬許祖謙題

許祖謙

曹序

嘗攷醫案之創。始自倉公扁鵲。載在史傳。厥後代有著述。至清魏玉璜彙輯續名醫類案。集清以前醫案之大成。咸同間陸氏又輯再續名醫類案十二冊。惜未刊行。清道光時。蘇州名醫彙輯吳醫驗案彙編。揚州史縉臣云。醫者無論內外大小。一年之中。豈無一二奇症。若懷之胸臆。則近於祕道不傳。若登之梨棗。又礙少難成帙。何不於三五知己中。每於歲底。各出所治奇症。觀何證。用何藥。如何療。如何愈。以爲醫案。亦是不朽之舉。庶後人有跡可循。而無認證不真之憾矣。功不在倉扁下也。云。古吳先醫創編吳醫驗案彙編。本斯意也。惜後人未能接續遵辦耳。

余友魏君長春字文耀爲慈谿積學士也。嘗研究醫藥。手不釋卷。間遇疑難奇症。常與余通函討論。切磋琢磨。虛心採納。必求其切實中的。而後已。其日常爲人治病。必記錄醫案。病者姓名住址。何年何月。『病名』。『病因』。『診斷』。『療法』。『服後』。『效果』。何治何效。各案必全始終。大都其人俱在。信而有徵。非徒託空言可比。積久成爲鉅帙。釐訂四卷。名曰魏氏驗案類編初集。書述既成。郵寄炳章。逐證審閱。復經詳細審視一週。各證案尾。附以發明。先生平時審證用藥列方。研究心得有素。如喻嘉言所謂先議病後議藥。然後能致乎恰中病情。要必奏功於服藥之後。允稱不負苦心。信手而得。昔杭大宗序名醫類案。括言之曰審脈。曰辨藥。曰慎思。其論絕偉。其意賅括。余於是書亦云。其認症無差。用藥恰當。非多讀古人書。善察時代變者所不能。

讀是案者。深研其處方所在。觸類以充其識。隅反以神其悟。如審病用藥。病重體強者。則藥分當重。病重體弱者。則避重就輕。臨床應變。在乎靈機活潑。心悟神會而已。醫之治病。雖有成法。規矩成法之中。尤寓變化之巧。規矩之法。有盡而用法變化無窮也。故醫案實有變通用法之巧。倘執巧以爲巧。不知變通。則弄巧反成拙矣。吾謂醫之臨床診病用藥。亦莫不如是。醫豈易言哉。爰述其立案著書之緣起如此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八月下旬
鄞縣曹赤電炳章序於古越和濟藥局之寓廬

范序

醫之用藥。與大將用兵。文人操觚。無異也。隨機應變。自抒機杼而已。即古人醫案所刊。無不自許神奇。其名實相符者。蓋亦寡矣。看一病立一方。有此用之而效。彼用之而不效。此用之而得生。彼用之而死。者何也。機杼不同也。醫之方藥。何所不可。固不必拘一格以求備。亦不必得一驗而自矜。魏之是案。適成爲魏子之案而已。予何容贊一詞也。拜讀數過。書數語以歸之。

旃蒙大淵獻歲陽月鄭西子文虎拜識

王序

余少讀太史公書。見其傳扁鵲倉公也。列記所爲治病死生驗者。何縣里人。何病。醫藥已其病之狀何如。以爲質直綜覈。善爲文者固然也。及習醫。徧覽醫家言。漢以上書錄其實也。漢以下書則多憑臆虛造之談。於是知古之醫者。以驗否爲歸。驗則筆之。不驗則去之。不以愚人。史公亦依其事而書之耳。夫醫爲生死人之事。其筆之於書。烏可易哉。若以憑臆虛造不驗之談。而傳世垂後。其禍天下。不且甚於楊墨乎。楊墨有孟子聞之。特惜醫家無孟子其人。也。且醫術之所以隆汙。尤在乎作者言之驗否。雖其言閎通可聽。苟用之不驗。空言何補。亦自以荆棘塞其途。使來者益迷而不能進。余於醫術。未嘗不痛。

恨漢以下人所言多空而無驗者也。慈谿魏長春文耀以其平生所爲治病驗案編之得數卷。以視余。余喜其無憑臆虛造之談。而驗者姓氏里居年幾何。及其病之情狀原委。具悉無遺。恍如讀太史公書也。又其所用湯液。不失古人之意。以開來者。其勝於漢以下人遠矣。醫家得此。足以開虛偽之邪說。而振其學術。亦可謂醫中之孟子也歟。夫學古聖人之道。非開揚墨。不可謂能盡其責。而習醫者。獨無其當盡之責乎。余爲人診治十年矣。頗欲有所述作。顧以其難而未果。長春屬余爲序。余序之。亦自識其內省之有疚焉耳。

奉化王宇高式墉撰於甬上寓所

馮序

吾國之有醫學。幾數千年矣。相傳神農嘗百草。黃帝作內經。後之言醫者多宗之。自新學說東漸。舊學遂爲世所蔽。醫亦其一也。誠如謝利恆先生所謂中國古今醫籍。汗牛充棟。或奧質而難明。或譌奪而莫正。又論或囿於一地。識遂陷于一偏。或意求浩博。而失之不純。或思驚玄虛。而茫昧難解。又或持同異之論。非兩造具備。而是非不明。或以羽翼爲心。非後海先河。則源流或昧。此中國醫學所以不昌之大原也。慈城業醫雖多。而致力研求者尚少。溯民十五以還。不佞解組歸田里。尋病以亡。友王君友聲之介。而始識魏君。嗣後君每於診餘之暇。常來寒舍。縱談今古。而於醫學尤多聞發。聞君之言。度君之

心。知必將大有爲于此也。比年以來。君更致力於此。焚膏繼晷。兀兀窮年。除著述以外。頃錄其歷年診餘心得之驗案。彙爲一編。名之曰魏氏驗案類編。所以記治病之成績也。書成四帙。乞序于余。余于醫學。茫無所知。若瞽者之俛俛行暗室然。何敢序魏子之書。然既受而讀之。見其剖析微茫。分合成有依據。竊喜魏子之嘉惠後學。其苦心孤詣。有足多焉。則又不能無辭。乃欣然爲之序。

歲在乙亥九月重陽日馮光宇初稿

楊序

神農嘗百草。黃帝著內經。功窮地力。澤及民生。周秦猶重之。故和緩得顯名當世。自司馬遷作史記傳。列淳于意入方技之門。而後世遂以小道視之。幸晉王叔和搜集漢張仲景傷寒論經之於先。金元諸君子書緯之於後。六氣無形之病。發明尤多。醫道之未墜於地者。凡以此也。目今歐風東漸。國學寢衰。千百年良法奧旨。大抵闡發者少。偶有領會之徒。矜爲獨得之祕。不肯輕易教人。卒至與身俱盡。於是淺見寡聞者。或好作聰明。或拘泥古法。一方試命。三指殺人。醫學淪喪。良可慨已。魏君文耀。有鑒於此。集十餘年驗案類編。而手錄之。辛勤砥礪。孳孳不倦。欲付梨棗。公之於世。其利濟之功。可謂偉矣。君在

慈城縣壺有年。五六年前。余初遇於方山。抵掌談醫。志同道合。遂與爲友。今秋過余家。因出是編。屬以一言弁其首。余詳加檢閱。其治傷寒也。學宗長沙。其治溫熱也。法師河間。旁搜博採。兼有心得。故每遇疑難之證。成竹在胸。輒能轉危爲安。求之當世。得非中工以上者乎。後之觀是編者。擇善而從。奉爲圭臬。庶不負君宏濟之苦心矣。爰書此而爲之序。

民國二十四年乙亥仲秋同邑安國楊家楷未是稿

葉序

昔人有言。不爲良相。則爲良醫。蓋萬機待理。良相總其成。而庶政清。百病叢生。良醫握其樞。而諸症治。然而病象之虛實。病機之標本。治法之攻吐汗下。用藥之君臣佐使。人命至重。出入生死。雖曰運用之妙。惟存乎一心。要非學識湛深。經驗淵博者。可得而措手也。同邑魏君文耀。余夙交也。幼失怙。零丁孤苦。太夫人謝氏。矢志撫孤。以養以教。甫成童。太夫人俯仰身世。悲天憫人。勸之曰。醫仁術也。進可濟世。退足保身。盍勉而學之。慈祥之懷。盎然言表。魏君秉承母教。於是孜孜業業。就學於顏芝馨先生。執弟子禮甚恭。既卒業。猶自以爲未足。又就正於曹炳章。嚴鴻志。二先輩。每臨一症。輒留案稿。朝夕省覽。

殷殷注念。其操業也專且勤。故其收效也宏而速。壬申之歲。吾邑時疫盛行。君更不辭勞瘁。窮搜博採。全活甚衆。而君虛懷若谷。益自奮勵。酬資所得。奉母而外。盡出購書。診務之暇。輒手披覽。斗室危坐。兀兀窮年。今復曲徇人議。本其平日經驗所得。積百餘案。彙成一帙。顏曰魏氏驗案類編。付諸剞劂。余橐筆滬濱。聞風興起。喜夫魏君學術湛深。不矜祕。不挾私。一掃歷來醫家之積習。且佩其有毅力具堅志。積涓成渠。堪備從事國醫者之借鏡。爰誌數語。以附篇末。庶幾讀是編者。觸類反隅。共揚斯旨。毋使歧黃遺緒。湮沒不彰。是則余所翹企望。而亦魏君苦心孤詣之所期待者乎。是爲序。

中華民國二十四年歲在乙亥孟冬。既望。葉銘仲盤撰於滬濱之寄廬。

自序

戊午之夏。長春懸壺慈邑。顏師芝馨謂余曰。醫者之治病。猶兵家之攻敵。列陣佈防。靡不繪圖注說。以備稽考。嗣後立案處方。亦宜留稿。藉以研究治療之經過。供診後之探討。因之每遇臨證。無分難易。必留方案。以副師訓。十餘年來。積稿數百冊。診務之暇。分錄治愈病驗二集。聊資省覽。俾可自課功過。去年命長男治平學醫。授以何註許叔微傷寒百證歌。並將歷年治愈案稿。分類整理。編爲四卷。計一百數十案。以作教材。吾壻徐鈺卿見而善之。請以付梓。願任校對。但余行醫雖歷有年所。然軒岐奧義。深愧未精。何敢遽以粗工紀錄。災諸梨棗。公然問世。迺鈺卿以爲業醫在乎治病。而醫案又爲醫者

畢生經驗之所得。較諸普通學說。尤爲可貴。案中所載。皆治驗心得之症。可以示治病手眼。而資後學借鏡。余以鈺卿亦尚方術。詞且近情。始然其說。爲審慎計。將案稿郵寄紹興。請曹炳章先生鑑定。兼求正誤。茲荷詳加校閱。間附評語。許爲可行。爰敢付印。然一隅之見。紕繆恐多。尚祈醫林耆宿。加以指教。藉匡不逮。是幸。

民國二十四年八月慈谿魏長春文耀識



影 小 者 著